

古今說部



上海民權出版部發行

U821/3154

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初版

古今小說評林



著 作 者

冥 飛
箸 超

玄 海
父 鳴
太 冷
生

總發行所

上海麥家圈萃秀里
民權出版部
第一家三百零六號

印 刷 者

民 友 社

分 售 處

本埠各大書局
外埠各大書局

古今小說評林

小說爲純粹的社會事業。不得含有國家或政治的意味。

國家主義對外爲侵略主義。對內爲專制主義。侵略主義以國家爲前提。所借口者爲全國之人謀充分之衣食住（所謂殖民政策）。專制主義以政府爲前提。所借口者爲全國之人謀普及之衣食住（所謂統一政策）。其弊也。講殖民政策者。野心家。與野心家之勢力相衝突。遂釀成此次歐戰四年之大悲劇。講統一政策者。官僚派。與官僚派之權利相衝突。遂演出歷代歷史上亡國敗家種種之黑幕。

世界上人類之進化。其終極必至於世界大同。世界之所以能大同。在人人自盡其自我（即真正之我）主義。人人能盡其自我主義。則可以無社會（社會主義。人我之間。尙含有干涉之意味。非人道之極高尙完美者）（人人之道德都臻極頂自治之力。極富則人我間毫無干涉之理由。亦無干涉之思想）今茲人類進化之知識。

尙够不上講無社會主義。則所以驅除人道之蠹賊者，在先講無國家主義。

種族之意見，未能化除，則無國家主義尙無實行之望。故又當先講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屬於社會主義中之一種，雖非完全之人道正義，但政府之爲物，其爲人類進化之梗阻者甚大，不可不根本剷除之。蓋政府者，官僚所窟宅，無不借政治之名以侵奪平民之衣食住，以厚自奉養。故官僚之爲物，實社會之蠹賊，人類中之廢物。以其自我無生活能力，或有生活能力，卽好逸惡勞，輒自放棄其自我專一巧取豪奪，以爲生存之術，遂致破壞人道公理。且日以強權誘導人類使之不安於自食其力，又驅迫自食其力者使之飢寒。（一人而食十人之食，必有九人者受其飢；一人而衣十人之衣，必有九人者受其寒。）乃不得不爲強權者之奴隸，甚且犧牲其生命財產以供政府中官僚派野心家之利用，而世界人類乃大不平等等矣。

吾國舊有之經史等書，大抵皆本於國家與政府的主義，所發揮僅僅有諸子百家之言，差足代表社會而爲之喉舌。小說爲百家之一，其能力足以普及社會，遠在經

史及發揮政治學之諸子之上故我人不能不承認小說爲純粹的社會事業。班孟堅漢書藝文志列小說於十家之末而以爲無可觀是其對於社會之眼光不如太史公傳游俠滑稽貨殖者遠甚。

政治小說不成名詞者也且其事實亦決不能獨立蓋關於政治之事實苟不附麗於歷史或風俗或情愛而單獨發揚其政見則未有不索焉寡味者也。

寫情小說永古不能磨滅者也世界上有二人以上之相處即不能無相互之情至於男女之間則尤甚焉人類苟一日不絕滅則人類相互之情不能絕滅而此類發揮人類相互之情之小說又何能絕滅。

科學小說往往苦於枯燥無味蓋亦不知科學之在小說上無獨立之資格者也。歷史小說往往爲原來事實所束縛不得暢爲自寫其心胸中所有蓋剪裁縫補之難也。

古今中外寫情之作多矣或失則褻或失則蕩或失則鄙或失則妄或失則矯強或失

則武斷或失。則遷就皆自以爲能寫情而不知其遠於事實者也。

小說以白話爲主體。文言小說雖發明在白話之前。其普及社會之功能。遠不及白話小說。

小說可以長篇爲主體（章回小說）長篇尤以白話爲宜。文言長篇如三國志之白描淺說。尙不及半白話體之石頭記也。

水滸爲白話長篇小說之第一作者。其中多采元人當時流行之口吻。如（千鳥麼千鳥麼）之類。故吾謂俗話決非白話。當舉此以爲證。（白話可以普及俗語多囿於一隅。例如滬上俗話阿木林。嚙哈及其歇後語之笑官。賜豬頭三等。非他處之人所能明其意義。）乃有自負改良文學之流。提倡文學革命。謂當以俗話入詩文中。乃爲普及之道。且舉水滸爲之標準。是直不知白話爲何物。俗話爲何物者也。

文學革命自當以語言文字合一爲前提。要知語言文字合一之一問題。決非口頭說說紙上談談所能了事。我人既有此志願。即當求所以實行之道。此實行之第一

步。在。研。求。語。言。之。可。以。合。一。於。文。字。者。吾。國。方。言。不。能。統。一。（如南方呼父爲爹爹。爲阿伯。北方呼爸爸。）則當先研求文字之可以通於各處語言者。道在列舉各處可以通行之白話。而又能以文字達之者。（白話中多有有音無字者。至俗話則什九係有音無字者。）使語言先有統一之方。乃可以有合一於文字之望。（假定爲呼父爲父親。呼母爲母親。則文字語言乃真能合一。亦無處不可通行。）此萬無（另創一種語言以求合一於文字。另造一種文字以求合一於語言）之理。更無舉（蘇滬之俗話。強京津之人以從之）之理。（冥飛研究語言文字合一者。有年。祇以形容詞未有確切統一語言之法。故不敢發表其主張。）（例如北京之所謂貧。湘人之所謂朽。滬人之所謂曲。皆無確切之文字以表明之。使全國之人皆明知其意義。）乃不謂今之主張文學革命者。於語言文字合一之一問題。了無研究。徒發空談。絕無辦法。而又時時發爲悻悻之詞。動以罵詈爲事。其卑陋無識。有如是者。不亦可笑。可憐之至乎。

水滸是、完全、白話小說。其中之、乎、也、者、等、字、最少。次之是儒林外史。其老練嚴潔處。有時且在水滸之上。次之是西游記。但筆墨殊嫌拖沓。三國志是白描淺說的文言。不是白話。列國志亦然。

兒女英雄傳是完全白話。但其中夾雜直隸山東流行之俗語甚多。筆墨亦拖沓之至。金瓶梅雖是白話體。但其中什九是明朝山東人俗話。其書之事實文法以及布局絕無可取。不知何以有四大奇書之目。而與水滸三國西游爲伍。真不可解。於此可見古今認識字人并够得上看小說者亦寥寥無幾也。

封神傳之荒謬處大可引人發笑。其筆墨却不及西遊之活潑。

後列國志之荒謬處不下於封神。其最可發笑者如東方朔之弟爲西方朔。孫行者師徒由唐朝時代跳入戰國時代。幫南極老人作戰。但其筆墨在封神之上。

三保太監下西洋。其荒謬處不及封神。而筆墨之拖沓又較兒女英雄傳爲甚。綠野仙蹤布局甚佳。筆墨亦明淨可喜。

女仙外史。布局佳。極敘事尤詳。簡得宜。筆墨在三國志之上。

海國春秋。布局甚佳。敘事老到。前半部尤勝。其中所述治河治軍及戰績。顯然有賣弄作者才情學問之跡。是爲瑕疵。

野叟曝言。專爲賣弄自己才情學問而作。既無布局可言。又無情理可講。其荒謬處。乃類西游。又不及西游之灑脫。

羅貫中後水滸。完全是囁語。不及水滸萬一。

蕩寇志。自是聚精會神之作。但筆墨太嫌粘滯。

後西遊記。大有作意。其布局較西遊爲謹嚴。但此類書總總離不開荒謬二字之批評。花月痕亦賣弄自己才情而作。筆墨微嫌其膚泛。後半部杜采秋率女兵水戰一事。尤爲荒謬。

鏡花緣。亦賣弄自己才情學問而作。其筆墨較爲老潔。

青樓夢。齷齪卑鄙。觀其文。可想見作者之爲人。滬謬所謂肉麻當有趣者是也。

繪芳錄亦是肉麻當有趣者其筆墨較青樓夢稍勝一籌

海天鴻雪記是蘇白小說筆墨在近今流行之繁華夢九尾龜之上

海上繁華夢所述妓女嫖客蔑片之事蹟大同小異合正續集在百萬字以上作者嘗以之自誇其實再作百萬字亦易易也

九尾龜與海天鴻雪記海上繁華夢是一類記嫖之小說但以書名而論不知作者命意所在據其自述九尾龜之所以命名乃係形容康中丞之盛德則是書中主人翁當然爲康中丞矣乃統觀全書其主人翁實爲章秋谷然則章秋谷殆卽冒名頂替之九尾龜歟昨年某報記者曾摘九尾龜中之推襟送抱四字指之爲淫書曾由作者在某報反唇相稽筆戰久之其實九尾龜實夠不上淫書之資格而推襟送抱四字却又實在不淫以作者遇此記者可謂合之兩美離之損傷者矣

品花寶鑑布局甚佳筆墨亦好惟其挖苦人處太過於尖酸刻薄耳殆亦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意耶

筆記體之小說。筆法之佳者。當然以紀曉嵐之閱微草堂爲簡老明淨。其議論之偏僻處。乃當時講學家所激而然。

池北偶談。筆法雖簡。而不甚乾淨。

右台仙館筆記。筆墨拖沓已極。池上草堂筆記。更無筆墨之可言。腌庵雜識及雨窗消意錄。則抄襲之功。較自作者爲多。

篇段小段。自以唐人爲最佳。近世所作。聊齋尙可。微嫌其膚廓。且有扳滯不靈之病。諧鐸却佳。只是筆墨亦嫌沾滯。不超脫。

蘭苕館外史。亦篇段小說中之可觀者。但亦嫌筆墨不乾淨。等而下之。若螢窗異草。對山書屋墨餘。夜雨秋燈錄諸書。瑕瑜互見。雖不可一筆抹煞。然終不能使閱者發生非常之美感也。

近人小說。如林譯諸書。自以塊肉餘生述爲最佳。而以其自作之金陵秋爲最下。留東外史。爲近今白話小說之可觀者。惜不能簡練。說話處太多。

廣陵潮第一二集中有可取處。四集以後便無可觀。以作者於舊日之秀才社會情形甚熟。而於最近之社會情形頗多隔膜也。

近日文言長篇之言情小說。大抵以詞藻堆砌成章。毫無道理。

孽海花可惜不曾出全的是一部可觀之小說。然以賽金花爲總線索。究竟搏掄之力太薄弱了。

彈詞體之小說。自以鳳雙飛爲有魄力。天雨花則弄小巧之智數而已。若淚珠緣。直是模仿石頭記而已。自己並未想出何種新奇意思也。

傳奇以洪稗畦之長生殿爲最有魄力。孔云亭之桃花扇爲最有膽識。西廂雖佳。總嫌小巧。玉茗四夢太覺牢騷。茗生九種不免生硬。舒鐵雲修簫譜未免簡單。至於笠翁十種則卑污極矣。

梁卓如論小說勢力。以謂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四曰熏。曰浸。曰刺。曰提。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烟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楞伽經所謂迷智爲識。轉

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颺。而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剎那剎那。相說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台。而據之。成爲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人子。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爲因緣也。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法。以操縱衆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往往既終卷後。或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頁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薩提樹下起。便說偈大一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此使人於一

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蕭然莊也。乃讀寶齋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爲用也。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於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癡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辨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於彼界。所謂

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盛頓。則讀而將化身爲華盛頓。主人翁而拿破侖。則讀者將化身爲拿破侖。主人翁而釋迦孔子。則讀者將化身爲釋迦孔子。有斷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門。豈有過此。

其說不爲無見。要知此四種力之所以有效。祇是一個迷字。更要知此四種力之所以發生。祇是一個真字。文字之好處在眞事實之動人處。亦在眞人人。皆知小說爲寓言。其所以讀之而津津有味者。卽在明知其假而儼然如眞也。戲劇之感人。卽是此種道理。惟其儼然如眞也。故能令人喜。能令人哀。能令人怒。能令人戀。能令人心魂。屢入書中。爲書中人物擔憂。爲書中人物歡樂。不如是不得謂之迷。不如是則其迷之程度亦淺。充迷之量度。可以殉之以生命。（如婁江女子。因閱牡丹亭而結戀長愁以死。）其魔力可謂至矣。

小說之所以能眞。在作者之無處不設身處地。紀曉嵐所述某伶之言曰。爲貞女。則正。

其心雖笑謔亦不失其貞。爲淫女則蕩其心。雖莊坐亦不掩其淫。爲賢女則柔婉其止。雖盛怒無疾言爲悍女則拘戾其心。雖理屈無遜詞。小說作者亦猶是矣。而且萬事萬物小說作者都不可不知其究竟。例如寫飛機則單葉複葉及其推進升降之所以然。皆應知之。否則寧缺毋濫。又如寫遊歷則自上海至北京由鐵路不能不在浦口天津換車。由海道不能不進大沽口。且其時刻道里均應知之。否則寧略毋詳。（近人小說有謂西湖之爲洪流巨浪者。又有乘馬進蘇州北門者。有乘東洋車入閶門者。是皆強不知以爲知。以致鬧出笑話。吾友歐陽予倩譏楊塵因曰。文學家照例不明白地理。以塵因最健忘友人之居宅故。吾願自命爲文學家者。有以一雪此言也。）又如房屋陳設園林花木器具飲食衣服之類。其方向位置及關於時令者。都不可不細心體會。否則日月出沒於南北方。冬葛而夏裘。種種之笑話出現矣。至於風土人情尤爲小說作者所當專心研究者。常見某小說謂北方病人吃稀飯。殊不知北方病人吃稀麪湯也。又見某小說謂南方人穿裏外發燒褂子。殊不知南方無此奇寒之天氣也。言過其實。

實小說作者之恥也。

作小說之筆法最不宜正寫。苟其正寫。在是文中。所謂罵題在笑話中。則所謂作硬是個癩子也。

昔有僚壻一癩而一跛。一日跛者往癩者處。癩者屢以勞步二字譏之。跛者不覺歸語其妻。妻曰。彼謂汝跛來跛去。步履實勞也。跛者悟。欲報之。妻告之曰。明日癩者來。則以光降二字譏之可也。及癩者來報謁。跛者忽忘却光降二字。苦思久之。不能得。癩者見其久久沈思不語。乃興辭去。跛者追而曳之。大聲曰。我今不再想了。你硬是個癩子。

在小說中。則是紅而光。酒糟鼻子。懸中央也。說穿了。更無文章可做矣。小說筆法之佳妙者。以意在語言文字之外。耐人尋味者。爲神品。此境在各小說中。不可多得。（如石頭記瀟湘館春困發幽情一回。寶玉窺窗時。）以語言作作有芒。及彼此發語針鋒相對者。爲能品。（如石頭記意綿綿靜日玉生香一回。黛玉之調侃寶玉。）